

简·爱

外国文学卷

夏洛蒂·勃朗特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42.8
BC
=4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简 爱

(四)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李 景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勃朗特(Brontë, C.)著;李景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 - 80101 - 816 - 8/G·683

I. 简… II. ①勃… ②李…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3 号

简·爱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 - 5100 套

ISBN7 - 80101 - 816 - 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基度山伯爵

童年

鲁滨逊漂流记

在人间

唐·吉珂德

我的大学

老人与海

红与黑

悲惨世界

简·爱

少年维特的烦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二十五章

成婚前的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剩下的时间已寥寥无几。即将到来的那一天——结婚的日子当然不会推迟,为它的到来,一切都已准备好了,至少我是再没有什么事可做的了。我的箱子已经装好,锁上并用绳捆牢,全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沿墙排成一行,明天这个时候,它们就已上了去伦敦的路。同行的当然还有我(如蒙上帝垂怜)——或者说,不完全是我,而是一位叫简·罗切斯特的人,她也可以说是一个我目前还不相识的人。箱子上只剩地址卡片还没钉上,那四张小小的方纸片还放在抽屉里。罗切斯特先生亲自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下了收件地址,“伦敦,××旅馆,罗切斯特太太”。我几乎下不了决心把它们钉上去,或者让它们钉上去。罗切斯特太太!现在她还不存在,她要到明天早上过了8点以后才会诞生,我想一直等到能肯定她确已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时,才把这些财产全归到她的名下。在我梳妆台旁边的储藏间里,一些已经是属于她的华丽衣着取代了我那洛伍德的黑呢衫和旧草帽,那珠灰色长袍和薄如烟雾的面纱正搭在她的旅行皮箱

上,这就行了。我小心地把储藏间的门关上,藏起里面那鬼一般的古怪的衣着,它们在晚间的这个时刻——9点钟,在我房间里的一片昏暗,中,倒真像是发出了一丝幽灵似的微光。我要让你们独自留在这儿,白色的梦幻。”我说。“我心烦意乱,我听见外面在刮风,我要出去吹吹。”

弄得我心烦意乱的还不只是仓促地准备,不只是面临着巨大的变化——面临着明天就要开始的新的生活。这两点无疑也起了一些作用,造成我激动不安的心情,促使我在这样晚的时候还急于上外面愈来愈黑的庭园里去。但是还有第三个原因,比它们更加影响着我的心情。

我心里有一桩奇怪而焦急的心事。发生过一件我实在不能明白的事,除我之外没有人知道或者看见过,那是在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今晚罗切斯特先生出去了,还没有回来。他有事到30英里以外有两三个农场的一块小田产上去了。——在他离开英国之前,有些事情要他去亲自安排一下。我现在正在等他回来,急于想让心情轻快,找他解开那个令我迷惑不解的谜。等到他回来吧,读者,等我把我的秘密透露给他时,你也就从旁知道了。

我走向果园,被风赶着朝它的荫蔽处走去。这风一整天都从南方猛烈地刮来,但却并没有带来一滴雨。傍晚时它不但不曾减缓,反面好像刮得更猛,叫得更厉害。树都被一个劲儿地刮得倒向一边,从不转向别的方向,它们的树枝一个钟头

也难得摆回来一次，一股强大的劲儿那么持续地把它们的树尖压得朝北弯去——云被从南向北，一大块紧跟着一大块迅速刮去。在这7月天里，连一丝蓝天都看不到。

我心里带着喜悦之情顺风奔跑着，把心头的烦恼都抛给了呼啸着吹来的大风。走完月桂树小径，我迎面见到那棵七叶树的残骸。它乌黑、裂开，树干从中间劈成两半，可怕地张开着口子。劈开的两半并没有完全脱开，因为牢固的树基和粗壮的树根使它们底部仍旧连着，不过生命力的沟通已经被破坏——树液已无法再流通了。两半边的树枝都已枯死，来年冬天的暴风雨肯定会将其中的一边或者两个半边都吹倒在地。但眼前仍可以说它们是一整棵树——一棵死树，一棵完整的死树。

“你们牢牢守在一起，做得很对。”我说，就好像这怪物般的两片残骸是个活着的东西，能够听得懂我说话似的。“我想，虽然你们看上去伤残了，烧得乌焦漆黑，但一定仍旧有一点生命的感觉。你们依赖赤胆忠心的树根竖立在那儿，但却永远不会再有绿叶，——再也见不到鸟儿在你们的枝头筑巢，唱起优美的歌儿。对你们来说，爱和欢乐的时期已成过去，不过你们并不孤寂。你们各自都还有个伙伴来陪着你们的逐渐朽烂。”正当我抬头仰望着它们时，两半之间裂缝中的那部分天空忽然暂时地露出了月亮来。月轮鲜红似血，一半被阴霾遮住。她好像向我投下了忧伤而无奈的一瞥，立刻就又躲进

了浓密的云堆里。风势在桑菲尔德一带稍微减弱了一会儿，但在远处的树林和流水上空，却尽情地倾吐出狂野而凄惨的哀号声，听起来叫人受不了，我又不免得跑开了。

我漫步在果园各处，把密密撒落在树根周围草丛间的苹果拣起来。然后我专心把熟的跟没熟的分开，把它们拿到屋子里放进了储藏室。接着我走到书房里，看看火是否已经生了，因为里说是夏天，我知道在这样一个阴沉的夜晚，罗切斯特先生是乐意一进来就看到愉快的炉火的。是的，火已经生着了一会儿，烧得很好。我把他的扶手椅放到炉边，我把桌子推近一些。我放下了窗帘，拿进几支蜡烛来以便随时用。因为心里比以往什么时候都烦躁，我作好了这一切之后仍旧坐立不安，甚至连屋里也呆不住。房间里一只小钟和大厅上的老钟同时敲起了10点。

“这么晚了！”我说。“我要到大门口去，断断续续地有月光，我能顺着大路望见很远的地方。他也许正要到了，出去接他可以减少几分钟的心神不定。”

风在大门附近的那些高高的大树间呼呼乱叫，可是我极目远望，大路的两头都空寂无人，除了月亮露出来时偶尔横过的云影以外，只见长长的一条白带子，单调得没有一个移动的黑点。

我看看看着，一阵孩子气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是失望和焦急的泪水，我感到难为情，忙把它擦掉了。我继续徘徊

徊着。月亮躲进了它的房间，还严严地拉上了她那浓云做的窗帘。夜色更浓了，雨乘着风势，正在迅速地袭来。

“但愿他回来！但愿他回来！”我在一阵要发作忧郁症的预感下喊了起来。我本以为他在用茶点以前就会回来的，现在天都黑了，到底是什么留住了他？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么？我又想起了昨夜的事情。我把它看成是灾祸的前兆。我担心自己的前途实在太光明了，恐怕难以实现。我近来享受到的幸福实在太多，担心我的运气已经过了顶点，如今就要往下走了。

“嗯，我没法回到屋子里去，”我想，“我不能安坐在火炉边，而他却正冒着恶劣的天气在外而奔波。与其劳费心神，还不如劳累一下我的肢体。我要往前走着去迎接他。”

我出发了。我走得很快，却并没走多远。还没走出四分之一英里的样子，我就听到一阵马蹄声。一个人骑马迅速奔来，一条狗跟在他身边跑着。去它的不祥预感吧！这正是他，他骑着美罗来了，后面跟着派洛特。他看见了我，因为月亮刚刚在天空中开辟出一块蓝色的领域，晶莹明澈地高挂在那儿。”他脱下帽子，在头顶上挥舞着。我立刻迎着他跑了过去。

“瞧！”他一边伸出手从鞍上俯下身来，一边叫道。“你离不开我吧，这是明显的。踩在我的靴子尖上，把两只手都伸给我，上来！”

我照他说的做。喜悦使得我非常矫捷，我跳上去坐到他

的身前。他热烈地吻着我以表示欢迎，一边得意地吹嘘了几句，我只好勉强咽了下去。他终于克制住了自己的得意洋洋，问道：“可是难道有什么要紧事，简，让你这么晚还出来接我么？出什么事啦？”

“没有，不过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我不能呆在屋子里等你，特别是在这么大的风雨天。”

“风雨天，一点不假！真的，你淋得像只落汤鸡了，快把我的披风拉过去裹住身子。可是我觉得你有点发烧，简，你脸上和手上滚烫。我再问一句，发生了什么要紧事么？”

“现在没什么了，我既不害怕也不发愁了。”

“那么说你曾经这样过？”

“有点儿。不过我以后再告诉你这一切，先生。而且我想你知道了我这些烦恼一定只会取笑我的。”

“一过了明天我就会大大地取笑你了，在那以前我可不敢，我的战利品还没有稳到手呢。你呀，这一个月来就像一条鲤鱼那么狡猾，像一株野蔷薇那么多刺！我哪儿都不敢碰一指头，否则就要挨扎。可现在我却就像怀里抱着一只迷路的羔羊。你是离了群来寻找你的牧人的，是吗，简？”

“我是在盼望你。但你别自己吹。桑菲尔德到了，现在让我下来。”

他把我放在石子路上。当约翰牵走了他的马，他跟着我走进大厅以后，他叫我立刻去换上干衣服，然后回到书房里来

找他。我正要向楼梯走去时，他又叫住了我，要我答应一定别耽误得太久。我也确实没耽搁多久，只过了五分钟我就又回到了他那儿。我看见他正在吃晚饭。

“坐下来陪陪我，简，要是上帝保佑，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会是你在桑菲尔德所吃的倒数第二顿晚饭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但是跟他说我吃不下。

“是因为想到你就要出门去么，简？是不是快要去伦敦的念头使你没法吃饭了？”

“今晚我还不清楚我就要干什么，先生。而且我也不大明白我脑子里到底想什么。生活中的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

“除了我。我是完全真实的——摸摸我看。”

“你，先生，恰恰是最像幻影的。你好像是个梦。”

他大笑着伸出手来：“这是个梦么？”他边说过把它举到了我的眼睛前面。他有一只壮实而肌肉发达的手和长而强健的胳膊。

“是的，虽然我摸到了它，它还是个梦。”我说着，把他伸在我面前的手按了下去。“先生，你吃完晚饭了么？”

“吃完了，简。”

我打了铃，吩咐把盘子端走。当我们又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拨了拨火接着在我主人膝头前面的一张矮凳上坐下。

“快到午夜了。”我说。

“是的，记得吗？简，你答应过我在我成婚的前一晚陪我

一起守夜。”

“我是答应过，我也准备遵守诺言，至少再守一两个小时。我还不想去睡。”

“你一切都收拾好了么？”

“收拾好了，先生。”

“我也一样。”他接下去说。“我已经什么都安排好了，明天我们从教堂里回来后半个小时，就高开桑菲尔德。”

“很好，先生。”

“你说‘很好’的时候笑得多特别啊，简！你每边脸颊上都有一小块红得多么发亮呵！而且你的眼睛也在奇怪地闪闪发光！你身体好么？”

“我相信很好。”

“相信！到底是怎么了？——告诉我你觉得怎样？”

“我说不出，先生，我没法告诉你我的感觉。我只希望现在这个时刻永不结束，谁知道下一刻会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是犯了忧郁症，简。你太激动了，要不就是太累了。”

“你呢，先生，你感到平静和快乐吗？”

“平静？——不。可是快乐么——从心底里。”

我抬起头来看他，观察他脸上幸福的迹象。他红光满面，热情洋溢。

“对我说心里话吧，简。”他说。“把压在你心头的一切都

告诉我，让你安下心来吧。你到底怕什么？——怕将来证明我不是个好丈夫么？”

“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一个念头。”

“你是害怕你就要进入的那个新天地？——你就要去过的那种新生活么？”

“不是。”

“你把我弄胡涂了，简。你那极度忧伤的神情和口气让我既迷惑又难受。我急于要弄明白。”

“那么，先生，——听着。你昨晚不在家对么？”

“是不在家。我想起来了，你刚才还暗示过我不在家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很可能完全无关紧要，但不管怎样它叫你心情很不安。让我听听到底是什么。或许是费尔法克斯太太说了什么啦？要不你听到了仆人们的议论？——你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不是，先生。”钟敲12点了——小钟声音清亮，大钟重浊而回荡，我直等到它们敲完了才接着说下去。

“昨天一整天我都很忙，而且在不停地忙碌中感到很快活。因为我并不像你估计的那样，老在为担心新的天地等等而感到烦恼。我觉得能有希望跟你生活在一起是一桩非凡的事，因为我爱你。别这样，先生，现在别来抚摸我——让我安心地说下去。昨天我还完全相信天意，相信你我都会事事顺利如意。你大概还记得，那是个好天气——天气晴和，决不会

让人对你旅途的平安和舒适感到担忧。我吃过茶点以后在石子路上散了一会儿步，心里想着你。我在想象中好像看见你离我非常近，几乎感觉不到你实际不在我身边。我想着我面临的生活——是你的生活，先生——比我自己的要广阔和活跃得多，就如同大海之深，跟流进大海的小河自己那窄窄的河道之浅相比一样。我真奇怪那些说教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世界叫作凄凉的荒原，照我看来它倒像一朵盛开的玫瑰。在日落时分，空气变冷了，天上布满了云，我回到了屋里。索菲叫我上楼去看一看我的结婚礼服，是刚才送到的。在盒子里衣服下面我发现你的礼物——一条你像王子那么慷慨地从伦敦定购来的面纱。我猜大约是因为我不肯要珠宝，所以你决心要骗我接受一点同样贵重的东西。我一边打开它一边微笑，心里想着要怎样来取笑你的贵族趣味，和你竭力想把你的平民新娘装扮成贵妇人的愿望。我想着怎样把我自己那块准备用来盖我出身卑微的头的没绣花的方丝巾拿下楼来，问问对于一个不能给丈夫带来财富、美貌，又不能带来亲友关系的女人来说，它是否已经够好的了。我能清晰的想像你会有的那副神情，听见你那激烈的共和主义者的反驳，和你高傲地否认你有什么必要要靠跟一个钱袋或者一个爵位结亲，来扩大你的财富或者提高你的地位。”

“你多么清楚地看透了我，你这小鬼！”罗切斯特先生插嘴说。“可是你在这面纱上除了它绣的花以外究竟还发现了什

么呢？难道你发现了毒药，或者一把匕首，才使你现在这样忧心忡忡的？”

“没有，没有，先生。除了这块织物的华丽精致以外我并没有发现什么，也许有费尔法克斯·罗切斯特的那种骄傲，而这并不曾吓坏我，因为我已看惯了这魔鬼。但是，先生，当天黑下来的时候，风刮起来了。它昨天晚上刮得不像现在那样——又高又猛烈，而是带着悲切呜咽的声音，要凄惨可怕得多。我真希望你在家里。我走进这间屋子，一看见空荡荡的椅子和没生火的炉子，就一阵心里发凉。我上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一种焦躁的心情折磨着我。风越刮越猛，听起来仿佛盖住了另外一种隐隐的悲切声。它到底来自屋里还是屋外，起初我辨不出来，可是每次风一小下来时它就又隐约然而凄惨地重新响起，最后我才确定那准是一条狗在远处嗥叫。我很高兴它终于停止了。睡着以后，我仍旧在梦中想着大风呼呼的沉沉黑夜。我也仍旧，在非常希望着跟你在一起，同时却又奇怪而遗憾地感觉到有一种障碍在把我们阻隔开。在我睡熟后的第一觉里，我一直在沿一条弯曲的陌生路走。周围一片漆黑，雨猛打在身上，我吃力地抱着一个小孩子。是个很小的家伙，太小太弱，还不会走，抱在我冰冷的怀里一直发着抖在我耳边可怜兮兮地哭着。我心里以为，先生，你是顺这条路就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走着，所以我拼命想赶上你，同时一次次地竭力想喊出你的名字，求你停下来。——可是我的

行动被束缚住了，我的声音总是没发出口就消失了。而你，我觉得每一秒钟都在愈走愈远。”

“那么现在，简，我就在你身边，那些梦却还压在你的心头上么？神经质的小家伙！忘掉虚幻的灾难，只想着实在的幸福吧！你说你爱我，简。对呀——这是我决不会忘记，也是你否认不了的。那些话并非没发出口。我听见它们说得既清楚又温柔，也许有点儿太严肃，但仍旧像音乐那么动听。——‘我觉得能有希望跟你生活在一起是一桩非凡的事，爱德华，因为我爱你。’你爱我么·简？再说一遍。”

“是的，先生，——我爱你，全心地爱。”

“哦，”他沉默了几分钟以后说，“这很奇怪，可是那句话却确实钻心似的直刺进了我的心里。为什么呢？我想就因为你说的時候带着那么一股虔诚的、宗教般的热情，因为你这会儿抬头仰望着我的目光正是忠实、真诚和坚贞不渝的最高范本。这几乎叫人难以承受，真好像是一位神灵来到了我身边似的。显得坏一点吧，简，你是很值得怎么做的。露出你那副狂野、羞涩、恼人的笑容来吧，告诉我你恨我——嘲弄我、惹恼我吧，随你怎么都行，只是别叫我感动。我倒希望被激怒，也不愿被弄得心里难受。”

“等我讲完了，我会把你惹恼、嘲弄个够的，不过先听我讲完。”

“我想，简，你已经都讲给我听了。我感到我已经找到了

你心情忧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梦！”

我摇了摇头。“怎么！还有吗？可我不相信会是什么要紧事。我预先告诉你我不相信”。说吧。

他担心而不安的神情，使我感到惊异，但我还是说了下去。

“我还做了另外一个梦，先生，梦见桑菲尔德府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成了蝙蝠和猫头鹰的巢穴。我猜屋子整个宏伟的正面就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堵墙，很高，看上去摇摇欲坠。我在一个月明之夜，盲目地穿过围墙里面那片杂草丛生的地方，这儿绊在一个大理石壁炉上，那儿又绊在一段掉下来的棺板碎片上。我裹着一条披巾，仍旧抱着那个陌生的小孩。不管我两臂多么累，却没法找个地方把他放下——不管他重得叫我多么步履艰难，我不得不抱着他。我听见路上远远有马儿奔跑的声音，我肯定那就是你，而你正要一别多年，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我发疯似的拼命爬上那堵薄薄的墙，急于要从墙顶上看你一眼。我脚下的石头滚了下去，我攀住的藤萝直往下坠，那孩子吓得紧紧抱住我的脖子，几乎掐死了我，最后我总算爬到了顶上。我望见你像白色的路上一个小黑点，正在迅速地愈来愈小。阵风那么强烈，刮得我站不住脚。我在窄窄的墙顶上坐下，把那吓坏了的婴儿放在膝头上哄得安静下来。你在大路上拐了个弯，我弯身向前再看上最后一眼。墙塌了，我一晃，孩子从我膝头上滚了下去。我失去平衡，跌了